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麓漫抄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騰錄監生臣苗序洙

騰錄監生臣任兆炯

欽定四庫全書

雲麓漫抄卷七

宋 趙彥衛 撰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院神厨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等品秩亦不高本朝樞密本兵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為兩制下則糧料審計進奏官告登聞金鼓是為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

之曰官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為義始不一矣

唐人多稱使郡守一職也以其領兵則曰節度治財賦則兼觀察以至河堤處置功德之名故楊國忠領四十二餘使下逮州郡莫不然其名猥雜本朝多稱官如提領官參謀官檢討官參議官考校官覆考官詳定官參詳官判官推官下至吏胥則有通引官專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則有散從官流外有尅擇官陰陽官軍校有輦官天武官之號推其原亦本於唐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蹠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縑帛字蓋從系云故今人呼書曰策子取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縑素也江南竹簡處州作槧版尚髣髴古制盧仝詩云首云諫議送書

至白絹斜封三道印豈唐人又曾用絹封書耶

靖康元年趙子滌知寧陵縣徽宗既遜位過亳州燒香道由其邑賜金帶趙時服綠許於綠袍上繫

盤庚將治亳商三篇之書諄諄訓誨既言其不得已又言諸臣之先以誘之三代之臣皆世族大家枝葉扶疎根株盤固如魯三桓鄭七穆是也本朝尚科舉顯人魁士皆出寒峻觀此可見世家氣象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

郡表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

改明年為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

人目曰國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竒古歲久

多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前缺廿六字之字缺三于

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蠖飛螻動無不歸仁是故字缺十

賂字缺七上尊字缺廿七靡不遑假民用丕作於字缺二丞相字缺二

字太常字缺二奉迎字缺六率禮備儀尊敬字缺十宮字缺廿四所

臨徘徊西巡遂基大宮王燭字缺三澤字缺一清萬民子來

不日字缺六延頸歧足字缺二來庭柔服以仁字缺四日昊不

暇字缺一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陵遲大繇未

光闔立東觀字缺三言建論墳典采詢微聞窮神極化無

幽不闡舉逸遠佞寬罪宥刑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

愍凶字缺二朽枯上天感應字缺五踐阼初升特發神夢膺

受錄圖玉璽啟自神匱神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

月抱戴老人星見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氣黃旗紫蓋覆

被宮闕顯著牛斗者一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三

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鸞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麀白
麕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烏白鵲白鳩一十有九赤烏
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鸞二十有七神魚吐書白鯉騰
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
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拱壁流離
三十有六大貝餘眠餘泉七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鼓
三十有八玉燕缺一字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鍾神瓮夏
祝神禹三十有六石室山石門石印封石羊缺二字石缺一字

天識彰石鏡光者一十有七神字缺一頌歌廟靈字缺二

者三字缺一石字缺二湖澤門通應識合謠者五神字缺一僮

雲母神女告徵表祥者三十有七霸夢啓識神人授書

著驗字缺一者十祕記識文玉版紀眞者字缺一玉刀玉印

文采光發者八字缺一玉琯玉瓊玉瓊玉鈞玉稱殊輝異

色者三十有三玉尊玉盃玉盤罌清潔光朗者九孔子

河伯子胥王字缺一宣言天平地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軌匱啓緘發事興運會者

二其餘飛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覲命世殊竒不在
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
隤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
乎震因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玉質青
黃解理洞徹拜受祇遜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
彰乃以柔兆泥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
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大尉瑯大司徒燮大
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

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覈等僉以為天道玄默以瑞表
眞令衆瑞畢至四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化九垓八
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禫禮紀勒天命遂於吳
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
下喁喁之望焉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蘓建撰
其文大概言符瑞初無可取故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
自矣

韓退之南溪詩據張籍祭文蓋絕筆於此當時同集者

賈島集中有同韓侍郎泛南溪詩籍詩云坐有賈秀才
蓋島也二公實同為此遊二集可互見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鼓
鼓鼓軍事鼗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氏注云雷鼓八
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鼗鼓兩面鼓也
鼗晉鼓不言幾面則一面無疑矣故樂府用其說乃作
一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考擊所謂兩面者
但以兩頭有革者便為兩面則鼗晉與鼓鼓無別矣陳

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猶言八枚六枚四枚按周禮鞀人為皋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面四尺司農去周不遠其言當有所據不應前後自異則八面六面四面兩面從可知矣皋有磬折之勢而禮家反不以此為據何耶

古有九州秦漢分置郡縣東漢志仍以九州總之唐改郡為州統以十二道使本朝多仍唐舊有一州而四名

者如會稽郡名越州名紹興府名鎮東軍額有一郡而
三名者如吳郡名蘇州名軍與府名皆曰平江有一郡
而二名者如毗陵郡又曰常州之類是也又有名交互
而難別者如穎州曰順昌府許州曰穎昌府之類

祖宗時三衙軍兵每年揀汰下諸郡養老皆優其祿諸
郡亦得以守倉庫紹興中沿江大屯倣此淳熙間劉邦
翰侍郎乞祇汰在本軍給半糧自是諸軍有老弱之人
而親戚亦多遂有食不足之嘆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北兵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敵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敵帥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敵實退師當時但以為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為多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階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

或云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凡鞠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

唐書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時

儀制宰臣使相出使到闕百官城外相見贊請對拜前

期差知班申如不判請不集字即申三省及報百官元祐元年四月文潞公以致仕官不敢依儀制有旨特許書判

國朝例崇政殿試舉人景福殿考覆自熙寧後以逐殿增置內帑庫屋難以就置幕次遂移於集英殿

見哲宗御集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云短書出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行尺牘故羲之書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事也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
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制自渡江
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
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
健者今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
出眾者為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
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

日背崮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
凡有堅敵遣背崮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參政致能說燕
北人呼酒瓶為崮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
使燕見道中人有負罌者則指云此背崮也故韓兵用以
名軍崮即罌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

朱勗之父朱冲者吳中嘗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
鄉市中自唱曰嘗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出
觀之但見憩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他日必貴自是主

僧頗周給之其子勔有餘材蔡太師憇平江沖攜以見
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
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並以工巧之物輸上方就平江
為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為器分遺後宮
宮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
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勔與其子汝賢
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
以迎之勔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

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指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著矣是冬金人入寇勗父子以小舟東下不敢見人人亦不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皂衣衫行於市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童貫亦坐帳中續又聞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

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兵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敵退師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著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大半為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上皇初至已將寺之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拆去窗戶之屬及再還併所拆悉取去道流褫氣矣靖康初勔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當塗當水陸之衝素無城壁建炎三年八月得旨勔築

時先公為呂丞相辟督其役儒林郎當塗令鍾大方朝
散郎知蕪湖縣周方將朝散郎繁昌丞趙士廉主部夫
儒林郎司理參軍王儔都壕寨欲以閏八月五日興工
七月二十九日賊劉闕犯城十一月十八日金人渡江
遂併力興築凡役夫一萬餘人用夜叉任木等五十餘
萬條城成周六里半零六十五步高三丈門樓靴城馬
面敵樓悉備開壕濶十二丈深二丈四年正月旦賊盧
進領兵據蕪湖縣二月邵青張琪踵至七月崔增圍閉

一十七日至紹興元年五月十六日青領單德忠孫立
魏義閻在驅衆數萬駕大小戰艦數千直入姑溪河布
兵圍城劄硬寨開河水以沒堤掘斷援路地方二百里
發火焚民居掠鄉民三千餘人沿江採青薪壘慢道二
賊首執刀枰驅逼稍緩即斬首以屍壘路一日與城平
下瞰城中射火箭燒樓櫓執孕婦十有二人至城下剖
腹取胎以卜自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晝夜攻擊不息用
雲梯三梢五梢大砲百餘座天橋對樓鵝車洞子四面

填壕志在必得先公召募長槍敢死士下城四壁劫寨
乘東風急發火燒賊壘慢道風猛火盛延燒賊砲鵝車
洞于雲梯賊救接不暇驅強壯無殘疾鄉人衣以錦繡
巾裹擁至江口剖腹取心欲祭轉西風反燒樓櫓官軍
劫中賊寨連夜接戰殺死賊兵不計其數頭項賊首往
往中箭砲擗歸及相度得姑溪河水面高於賊營遂於
二十六夜幕軍民下城決河水勢湍急滄浸賊寨計窮
遂於二十七日申時拔寨順流而去凡守禦十有二日

是時先公中流矢得歸朝人參議馬觀國萬金良劑即
裹瘡巡城士氣鼓作卒保一城生聚

台州臨海縣章安祥符寺法堂有高廟御坐寺僧師顏
年八十餘矣能言東巡事云時年方十四事悟講主建
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間謹言天子航海東來泊
金鰲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以戰袍步自金
鰲入寺有黃領者坐頃之間寺有素食否時方修歲懺
乃取炊餅五枚以進之食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講主復

擷園蔬芼以薑鹽進之有旨取一內人乃借民間小竹
輿乘之以來立語良久復令登舟晚遂復幸金鼇凡畱
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畱四十五日復航海幸金鼇
又畱八日忽聞六軍皆呼萬歲捷書至也於是航海由
四明還紹興李正民侍郎乘桴錄云己酉十二月五日
車駕至四明十五日大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昌
國縣二十六日移舟之溫台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
而日僅行數十里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風

稍勁晚泊台州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為來上
幸祥符寺從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餘杭把隘官陳彥
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六日得張俊奏云二十八二十
九日正月二日凡三遇敵殺傷相當八日張思正奏云
張俊出兵擊退敵騎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十八日移
舟離章安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
一日泊溫州港國史載此事皆在四年正月與顏言不
合然今歲懺皆開歲乃修則顏所記誤耶金鼇山蓋一

獨峯坡陁鬱茂若鼇背然正與柵浦相對兩溪之間畧
辨牛馬東看海門雲飛波翻渺然無際山頂有善濟寺
與夫祥符塔院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有人題詩
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
約同向金鼇背上行高廟覽之以為詩識求其人不可
得御坐一竹倚寺僧今別造以黃蒙之壁間有詩云黃
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
作君王坐右圖不著姓氏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朽敗不可
詮次得此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
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縣
今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
令馬四十四匹驢二百頭日給內侍梁師成得之以入石
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吳思道親睹梁簡故
賦其祕古堂云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漢草榮
次新吳出也得其模本示余按章草今在世益少唯急

就章見在并諸帖所傳耳然急就轉模失真愈遠官帖章草皇象索靖等書與張芸叟所珍鷓鴣雀賦又率是贗作黃長睿已嘗辨於東觀餘論然則此檄當為今章草第一也米元章淮鱗帖卷內稱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由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

是其典型故不務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但檄文討羌歲月與史不合此史誤無疑黃長睿已詳辨不復述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今云符到奉行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而道家遂得祖述

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為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佑見食於蝦蟇盧全月蝕詩蓋用此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又山海經墨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
故日中有三足烏

清微子服飾變古錄云燕脂紂製以紅藍汁凝而為之
官賜宮人塗之號為桃花粉藍地水清合之色鮮至唐
頗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支葉似
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國謂之紅藍
以染粉為婦人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
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為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為

紅即今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採之染緋取其英鮮者作燕脂本草紅藍花堪作燕脂生梁漢及西域一名黃藍博物志云黃藍張騫所得今滄魏亦種近世人多種之収其花俟乾以染帛色鮮於茜謂之眞紅亦曰乾紅目其草曰紅花以染帛之餘為燕支乾草初漬則色黃故又為黃藍也史記貨殖傳若干晦卮茜徐廣注云卮音支鮮支也

金匱要略卷之七
老七
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又知今之紅花乃古之茜而今之茜又謂之烏紅係用蘇方木棗木染成非古之茜矣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為海鰭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謂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

於大空之中地秉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沈則海水縮下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畧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

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則臨于晝潮之期月皆臨
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
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于月朔之
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上天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
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
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
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
七日酉時八日酉末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

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于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
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此所以一日于
時二日子未三日丑時四日丑未五日寅時六日寅未
七日卯時八日卯未九日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
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
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
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日

世目狀元第二人為榜眼第三人為探花郎秦中歲時

記云期集謝恩了從此便著披袋篋子騾從等仍於曲
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關闕即罰錢便于亭子小宴召小
科頭同一作國樂至暮而散次即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
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為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
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

雲麓漫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雲麓漫抄卷八

宋 趙彥衛 撰

余外舅家收柳公權親筆啟草二十四皆小楷字僅盈分而結體適媚意態舒遠有尋丈之勢紙長不過七尺廣亦如之中興重興祕省賀方回之子首以獻書得官秦太師付以搜訪遺逸外舅之兄張公觀言以所得託賀納之秦府秦進之上方張自待次虔州瑞金簿易監文思院其季復以所得投之中人引秦事為證亦歸天

上獨外舅兩啟尚存云上翰林柳學士璪某謬至顯榮

皆承闕乏昨者璽書慰勉蘭省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
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獎會潛為扶持
繼音容於北風為主人於東道况無姻媾早接清華推
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外妹亦愛
愚夫不然則安得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轉尊而志愈下
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冰霜邈同雲漢仰計巨霄路
於高閣隔人烟於禁垣嘯傲霞高從容日近閒揮彩筆

時弄紫泥益彰叔夜鸞鶴之姿轉映王恭神仙之狀便
當乘御灑氣濯弄瑤池秉陰陽之鑪錘輔天地之橐籥
異時獲賜今日先知瞻望風猷常在魂夢某再拜又侍
郎頡頏重霄騰稜迥漢刻名仙館絕跡人寰潤飾洪猷
承迎中旨金莖瑞露雲表先嘗玉輦靈桃牕間暗識方
茲獨步誰敢爭衡况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鸞翼異態龍
虎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誰子後生是畏前聖有言若非
思與神凝韻無俗累則安能致茲酋逸超彼等夷窮鍾

蔡之楷模入王羊之閩域往者韋相公嘗謂侍郎能以書諫者今則行執陶鈞坐登台輔終提一筆以絕百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某素無勲效叨濫寵榮一授藩垣兩遷官秩猶以處牀操扇粗識孤虛跨馬彎弓未為遲暮誓將丹懇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錄孤微終垂庇遇使其晚節無愧平生下情云云前輩俱跋為柳筆然非柳亦不能造此但啟中有筆諫之語豈它人上柳啟柳自書之耶當有辨之者

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文過
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故事趙
普傳與正史迥然如兩人正史幾可廢前輩嘗以邵氏
聞見錄與石林避暑燕居錄等以歲月參之皆不合汪
彥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逸事後云文惠陳公相仁祖每
內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至公不啟封來
日袖集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
母儀非陛下本意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追冊溫

成皇后也當時墓碑不敢書公之曾孫袞始錄以示人
按李氏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寶元
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御侍選才人距
文惠罷相凡三年餘雖時已被寵幸不應諛臣便有正
位中宮之請汪所見袞說非事實也其它往往類此

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歲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
之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郡刺史以
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收

人其言必有據又江西節度觀察判官壁記云開元二
十年四方都會之州各置採訪使以總覆因按察之任
使臣有土自此始也乾元二年天下聚兵罷採訪而加
防禦尋代之以專征而討逆伐叛則以節度主之其間
復置觀察而悉與三使並唐書載建置領不詳故記之
唐之舉人多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
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
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

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刪為唐百家詩或云荆公當刪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而吏憚於巨篇易以四韻或二韻詩公不復再看余嘗取諸家詩觀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餘皆一時草課以為贄皆非自得意所為故雖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譏刺前輩可不謹哉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為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王荆公為新

經說文推明義理之學兼莊老之說洎至崇觀黜史學
中興悉有禁專以孔孟為師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
紹熙尚程氏曰洛學

景祐元年四月上謂宰臣曰近年以來陰陽不順卦氣
乖舛此必應天之道有未合於天心而違於人意者宜
推明咎徵之本臣僚上言早歲陳彭年等定中外醮儀
聖祖天尊在北極之上伏緣北極大帝總領萬物主宰
中極聖祖司命真君因薦尊號驟居紫微帝君之上既

定位非順自茲天下郡縣多致災傷伏望重行詳定禮院詳定當院與道衆參詳天下道觀聖祖每運醮設於本殿供獻聖祖天尊及六位仙官即與衆真各無相妨仍別用青詞奏告如無聖祖殿處即別設醮位為便從之後道士欲得聖祖雜於其間以重其教復合之自渡江朝廷作醮亦從其說老氏之教本以清虛淡泊為本五千文不可易也故竇太后漢文帝用之皆能治國外又有方士神仙家祠官太祝與夫按摩導引書符呪水

史記皆以名家初未嘗合也秦皇漢武始好神仙方士
祠祝始有觀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
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通於此候神
仙漢武故事於上林作飛廉觀高四十丈長安作桂館
益壽館以候神人猶未居道士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
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即昆明觀處仲都故自後
道士所居曰觀六朝多曰館亦武帝故事後魏嵩山道
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以其教太冷淡無所得自言

遇老子降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及科戒二十卷崔浩師事之始合為一已見通鑑唐置崇玄學專奉老氏配以莊列道家者流以謂天地未判有元始天尊為祖次有道君以闡其端老子以明其道老子乃李氏之祖取郊祀配天之義以尊之號曰三清然未嘗殿而祀之本朝更定醮儀設上九位失於詳究以昊天上帝列於周柱史之下故景祐有此施行謂宜倣景祐之制少變之奉三清於殿以為教門之祖若醮則祭昊天上帝於壇以

為百神之宗庶不失崇敬之義亦唐崇玄學之舊醮儀
當更為奏章之制而去其邀迎之僭庶景貺來臨矣

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按史記帝
紀注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謚於族公問族於眾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族官邑亦如之公
命以字為展氏注者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
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

別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媯禹之姁伯夷之姜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已於字則叔牙季友是已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已於邑則韓魏趙是已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為某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父及以字為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

衛毛聃邾晉應韓之分又春秋之時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從可知已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後漢徐穉孺子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

禮遜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為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持設一榻去則收之及陳蕃傳不書此事却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瑋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收之瑋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而司馬溫公通鑑亦祇書徐穉事不及周故周瑋之名益不顯細考之蓋陳蕃能尊敬賢士為豫章太守則下徐孺之榻為樂安太守則下周瑋之榻

范曄不能發明之耳

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干
金方云屠蘇之不知何義按梁宗慄荆楚歲時記云是
日進椒栢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於散次第從小起注
云以過臘日故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云小
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承漢嘗以十月為歲
首也又云敷於散即胡洽方云許山亦散並有斤兩則
知敷於音訛轉而為屠蘇小歲訛而為自小起云

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程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二十五里至濬州七十里至湯陰縣腰頓三十五里至相州安陽館六十里至磁州滏陽驛腰頓七十里至邯鄲縣館四十里至臨洺鎮七十里至信德府邢臺驛三十五里至皇甫村驛栢鄉縣五十里至趙州平棘驛一百里至真定驛六十里至新樂縣五十里至中山驛五十里至望都縣七十里至

保州金臺驛四十里至保州梁臺驛三十里至固城五
十里至馬村鋪五十里至涿州本道館六十里至良鄉
縣六十里至燕京永平館始望東行六十里至潞縣九
十里至三河縣七十里至薊州八十里至永濟務九十
里至七箇嶺九十里至平州八十里至新安縣六十里
至潤州自此皆沿海行四十里至遷州八十里至萊州
八十里至隰州八十里至淘河島八十里至胡家務八
十里至新城八十里至梯已寨六十里至倉官寨三十

里至廣寧府三十里至顯州五里至東館八十里至免
兒塢八十里至梁虞務六十里至遼河大口平津館七
十三里至廣州廣平館復望北行七十里至瀋州樂郊
館八十里至興州興平館五十里至銀銅館九十里至
咸州咸平館三十里至宿州宿寧館八十里至賈道鋪
懷方館四十里至楊八寨通遠館五十里至合叔字董
鋪同風館三十里至義和館五十里至如歸館四十里
至信州彰信館七十里至勝州米德館五十里至山寺

鋪會方館五十里至威州威德館五十里至龍驤館六十里至詳州常平館六十里至濱州混同館六十里至高平館四十里至同流館五十里至沒搭合字董萊同館七十里烏龍館三十里至御寨今之使北邊者止至燕未有至烏龍館者

長安圖元豐三年正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公大防命戶曹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

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為本
參以諸書及遺迹考定太極大明興慶三宮用折地法
不能盡容諸殿又為別圖漢都城縱廣各十五里周六
十五里十二門八街九陌城之南北曲折有南斗北斗
之象未央長樂宮在其中未央在西直便門長樂在東
直社門隋都城外郭縱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廣十八
里百十五步周六十七里高一丈八尺東西南北各三
門縱十一街橫十四街當皇城朱雀門南北九里一百

七十五步縱十一街各廣百步皇城之南橫街十各廣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橫街四三街各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門廣百步朱雀街之東市一坊五十五萬年治之街之西市一坊五十五長安治之坊之制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二門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廣各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廣各四百五十步皇城之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廣各六百五十步皇城左右之南六坊縱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縱各四百步市居

二坊之地方各六百步四面街各廣百步面各二門皇城縱三里一百四十步廣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縱五街橫七街百司居之北附宮城南直朱雀門皆有大街各廣百步東西各二門南三門太極宮城廣四里縱二里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東一門西二門南六門北三門宮城之西有大安宮唐大明宮城在苑內廣二里一百四十八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北各一門南五門西二門禁苑廣

二十七里縱三十里東一門南二門北五門西內苑廣四里縱二里四面各一門東內苑廣二百五十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一門以渠道水入城者三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漑至長樂坡灑為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興慶宮由皇城入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城內有六高岡橫列如乾之六爻初隋建都以九二置宮室九三處

百司九五不欲令民居乃置玄都觀興善寺右漢隋唐
宮禁城邑之制而西京記云街東西各五十四坊六典
注兩市居其中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今除市居二
坊外各五十五坊當以六典注為正又六典西上閭之
西延英李庚賦東則延英耽耽當以庚賦為正又西京
記大興城南直子午谷今據子午谷乃漢城所直隋城
南直石鼈谷西又唐志大明宮縱一千八百步廣一千
八十步今實計縱一千一百一十八步廣一千五百三

十五步此舊說之誤也

唐高宗始營大明宮於丹鳳後南開翊善永昌二坊各為二外郭東北隅永福一坊築入苑先天以後為十六王內宅又高宗以隆慶坊為興慶宮附外郭為複道自大明宮經過通化門蹬道潛通以達此宮謂之夾城又制永嘉坊西百步入宮外郭東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隅在郭外為芙蓉園引黃渠水注之號曲江明皇增築興慶宮夾城直至芙蓉園又武宗於宣政殿

東北築臺曰望仙今人誤以為蓬萊山武宗又修未央宮為通光亭宣宗修憲宗遺迹於夾城中開便門自芙蓉園北入至青龍寺俗號新開門自門至寺開敷化以北四坊各為二此遷改之異也大抵唐多仍隋舊故呂公愛其制度之密而傷唐人冒疾史氏沒其實遂刻而為圖故誌之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為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採用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

卿三卿蓋諸侯之制漢人祇採六國之舊而不知周家天子故事失之矣

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二六十月則照東三七十一月則照西四八十二月則照北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迄今不改陰陽家襲其說不知其義乃曰臣下屬商本朝以火德故臣下避之其法始於唐唐以土德豈亦有所避耶

郭公元邁字英遠其先籍開封自高祖知白仕於吳因家焉英遠少孤能自立政和初由鄉貢入上庠宣和中上舍高宗駐驛維揚英遠隨駕免省時募使金通兩宮者聞人魏行可請行英遠亦慨然上表感動天聽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為之副既次河朔子弟皆泣下英遠曰吾有尺紙付汝到家可啟封後開緘首云出疆當艱棘時尤難保其全身已許國何暇有二而已既至貽書金帥尼堪反覆論辨用兵利害乞歸二聖旋被拘留

紹興壬戌忠宣洪公書歸自金奏王倫與公以身徇國
詞極剴切既而朱公弁亦以使事還乃言在燕及宜州
時與英遠倡酬攜其親染詩文數篇以歸屬對警拔翰
墨精妙誠可寶奉使張公邵自軍前回有奏劄云自靖
康迄於建炎使於金而不返者數人若陳過庭聶昌司
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郭元邁臣嘗有請於彼乞挈
崔縱魏行可之櫬以歸命下發遣而魏行可之櫬有挈
之往中京者乃不果而崔縱之櫬金人付臣護之而來

謹置之臨安府城內妙行寺乞賜檢舉特與卹典訪其親而官助葬之又張早自建炎二年七月二十日自建康被旨差充奉使崔尚書下都轄於當年八月二十三日入界經一十三年還闕有畫一奏狀一項向來節次奉使侍郎司馬朴見在真定府樞密宇文虛中一行人見在會寧府尚書洪浩見在幽州混同江之東王涉左丞私第教導子弟尚書崔縱於宜州身亡副使郭元明見在宜州侍郎魏行可於興中府身亡副使郭元邁尚

書張邵副使楊憲并官屬崔淵等並在宜州已上奉使
官吏並不易服換官郭初離闕許補五資恩澤已得其
三云

尚書至於岱宗柴又柴望大告武成柴雖祭名考之禮
焚柴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則是祭前焚柴升烟皆求
神之義因為祭名後世轉文乃不焚柴而燒香當於迎
神之前用爐炭爇之近人多崇釋氏蓋西方出香釋氏
動輒燒香取其清淨故作法事則焚香誦呪道家亦燒

香解穢與吾教極不同今人祀夫子祭社稷於迎神之
後奠帛之前三上香禮家無之郡邑或用之

韓紉字子禮父盈胃祖蹈知荆南魯相公彥之紹興八
年任潭州判官上書論和議之非知州李昭祖得其副
本申朝廷得旨韓紉小官動搖國是降官編管循州告
詞云守臣坐汝之罪來上及到貶所又為將官韓京所
掠舉家死

雲麓漫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麓漫抄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任兆炯

欽定四庫全書

雲麓漫抄卷九

宋 趙彥衛 撰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
改玄武為真武玄冥為真冥玄枵為真枵玄戈為真戈
後興醜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為真武現繪其象為北方
之神被髮黑衣仗劍蹈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益
嚴加號鎮天佑聖或以為金人之讖

今人呼洗為沙鑼又曰斫鑼國朝賜契丹西夏使人皆

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鑷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鑷為篩鑷今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之為廝又小轉也書傳目養馬者為廝以所執之鑷為洗曰廝鑷軍中以鑷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取名為遁及讀漢郎中鄭固碑有云遂遁退讓遁即循字蓋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碑也則知道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還推數故也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云子貢作其書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羈內載春申君李園事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媵之名僅見於此其策畫始終皆女女媵尤為異也至書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戰國策不合

自浙江東南溪行而溪水淺澀湍急深五七寸碎石作底小者如彈大者不過盆椀齒齒無數五色可愛行三五步一灘即四邊或上流有擁起碎石或如堆阜或如

堤堰水勢噴激怒如瀑而舟人所用器特與它舟異。篙用竹加鐵鑽，又有肩篙頭篙，皆用木加拐，如到書某字於其上。每遇灘磧，即舟師足踏檣竿，手執篙，仰卧空中，撐舟忽翻身落舟上，覆面向水，急撐謂之身顛。篙舟師每呼肩篙頭篙轉篙身搶篙諸人，即齊聲和曰：嗷嗷諸人，皆齊力急撐。所謂肩篙者，向覆面水用肩撐，所謂頭篙者，覆面向水用頭撐。轉篙者，自身左移舟右轉，轉身篙者，或仰面即覆面，覆面即仰面。云：搶篙者，舟尾有穴。

每諸篙出水即一人急用一大木挺搶船尾蓋恐舟復下也一舟復數人自水牽挽水深處亦不過膝自處之青田至溫州行石中水既湍急必欲令舟屈曲蛇行以避石不然則碎溺為害故土人有紙船鍤梢工之語言寄命於舟師也厥惟艱哉

近世官中行遣多用勸勉二字考之經其說有二謂之勸則不出於自然而已樂為之謂之勉則出於不得已而人強勉之故詩言勸以義則勸非出於自然詩言勉

其夫以正則勉非出於得已

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野狐按論語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為野雲戲今人又訛耳

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雖有岡阜不甚高互為勝勢自永安縣西坡上觀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栢林如織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三陵栢林相

接地平如掌計一百一十三頃方二十里云今紹興攢
宮朝向正與永安諸陵相似蓋取其協於音利有上皇
山新婦尖隆祐攢宮正在其下

崑崙一作崑崙禹本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
柱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
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馭爾雅云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瑯玕焉又曰三成為丘注云崑

崑崙山三重故以名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
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
按山海經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
仞山有木禾面有九折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
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
子曰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
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

在其北十洲記云崑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
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城
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
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
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
崙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博雅云崑
崙墟赤水出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
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之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張騫

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烏遲國烏國之西復有海西
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援神契曰河水上
應天河山海經崑崙山有清河白河黃河黑河環其墟
其白水出東北陬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
崙墟色白渠凡千七百所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
曲淮南子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也水經云
崑崙三仞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
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又云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

關之中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燉煌崑崙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唐章懷太子注謂崑崙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則又知周穆王西游初不出中國云凡諸書云崑崙悉注於此

古之聖王諱世皆不知避有一時暴起與僭偽之主至今諱而不改者如昭穆本作招穆讀以晉文帝諱改呼

韶城朱梁諱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是也戊午本作
茂讀亦以李唐諱改云武或曰務浙人避錢氏諱改劉
為金果有石榴呼曰金櫻江東人以楊行密諱呼密為
蠶糖太一十神有君基民基避唐明皇諱改作基至今
不改本草有薯蕷避唐代宗諱改云薯藥避英宗諱又
改為山藥則與薯蕷似不相干今當云山蕷可也處子
賤或寫作密子賤按顏氏家訓處字從宀宀字從宀下
必俱為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處羲之後俗字以為宓或

宓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
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宓

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
射其九商書曰有窮后羿則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非一
人也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
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書抵
先生某惶恐再拜端明尚書

台座

某伏聞旌旆還自南

越揚舲江海躡屐嶺嶠執事者良苦數歲以來險艱備
至殆昔人之所未嘗非天將降大任者豈易堪此竊惟
達人大觀俯仰陳迹無復可言不審即日尊體動止何
似伏念某離遠門墻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
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勞行色以致其積年慕戀
引領舉足崎嶇瞻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被罪
譴憂深慮切忘寢與食始聞後命方在浙東即欲便道
省覲又顧幼穉須携挈致之所居今暫抵此治任裹糧

且暮遠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衆人宜其所以未獲進見者某於門下豈敢用此為解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為有罪况於不克見者乎逡巡猶預事為老親固當審思耳邇來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某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尚書固聖時之著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南海之濱下潦上霧毒氣薰蒸執事者親所經於今回想必當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齒髮尤衰涉乎此境豈不惴惴

但念老親性疎豁不護短內省過咎仰戴上恩庶有以
自寬節飲食親藥物粗可僥倖歲月不然者借使小有
恚懣之情悴於胃次憂思鬱結易以傷氣加以瘴癘則
朝夕幾殆何可忍言况復為淹久計哉每慮及此肝膽
摧落是以不勝犬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覬幸聖上慈
仁哀矜耆老沛然發不世之詔稍弛罪罟尚得東歸田
里保養垂老此賤微之禱悲傷諱泣斯須顛沛不能忘
也儻問焉而執事者以為未然使某也將何以為懷誠

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幾之為愈也儻以為可覲也
固愚情所欲聞然而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朝廷
登廊廟地親責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
之不克見可以遠迹避嫌杜讒慝之機思患而豫防
之為善也若廼事故多端紛紜輻輳雖彌日信宿未
可盡剖勃鞞所謂君其知之矣寧須多言獨恨九年
之間學不益博文不益進以此負門下然古人有聞
之而不言能之而不為存之而不論者竊嘗留意焉

未若面得之也請俟它日仰叩緒餘論不勝拳拳之情
敢言之執事者伏惟財幸暑溽異甚伏望保護寢興萬
萬壽重不宣某惶恐再拜先生得大喜顧謂其子叔黨
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仲楮和墨書以荅之
某頓首致平學士某自儀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
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書
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歎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
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迹

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遠中舶到時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容廣舟中準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及鄰里鄉黨又丞相知養內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閒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願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

所云穆卜反攬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
此行為幸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
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歸毘陵聊自
欺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
而已某頓首再拜致平學士閣下六月十四日此紙乃
一揮筆勢翩翩後又寫白朮方今在其孫洽教授君處
既歸宜興七月疾革折簡錢世雄云云徑山老惟琳來
問疾有偈云扁舟駕蘭陵目換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雌

雄維摩詰我口答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偈相答霜柱
皆笑出先生答云云蓋與惟琳世雄問答而終乃二十
八日也今刊行先生年譜不載此以補闕文云先生集
中有答致平書而章書人多不曾見故不能曉其答意
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為舉子初致平之文法荆
公既見先生知舉為文皆法坡遂為第一逮揭榜方知
子厚子

青箱雜記載南唐徐鉉至義興讀漢太尉許馱碑其陰

有八字云談馬礪畢主田數七莫曉其指鉉以黃絹幼婦語意求之云此謂許碑重立也義興犯本朝熙陵嬖名改宜興予家先塋在焉屢訪許碑不可得邑人張駒千里云今縣治之南有數叢冢形製特大圖經以為許氏墓上有一碑字作漢張平子墓銘篆體首云司農夫人劉氏山陰人自後為韻語漫滅不可讀所謂太尉碑則不復可見矣紹興丙子冬過頤山訪故人邵子門有殘碑云舟行許氏墓側見有此石居民以為浣垢之具

意謂人所棄而不有者戲取以歸索水澆而讀之雖首尾不足知其為馘碑也其文云厯司農衛尉太僕遂登太尉所謂司農夫人者其馘之配乎碑叙官爵若永樂少府悉漢氏所有字古隸與今文相錯舊隸漫處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不忍礮去舊文以今文刻於漫處所謂許碑重立也因模取墨本跋其後以遺邵子使之知寶此石無使後復有如子者負之趨去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

不曲當後在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
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服此兩句乃吳中舟
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
甚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無
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
輦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公孫賀為丞相其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盜用北

軍錢千九百萬貫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上許之且索一豪民亭長之責至煩丞相親捕主守盜賊至於千九百萬貫以捕一匹夫便得贖漢網可謂闊疎矣至武帝以後則不然也

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族五族為師五師為軍又均土地以稽人民而

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又
井收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又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有百井三百家革車一
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
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制不同又且煩碎學者多不考蓋比閭之法所以保養斯民相生相養使鄰里各有恩義秦漢間但令有罪相糾而風俗壞矣欲行三代之政則比閭之法不可不講卒伍之法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此即後世保伍之法逐捕盜賊是也均土地稽人民此言民數大約四家計口二十有四人其堪任使者十人凡一井八家為堪任使者二十人可見周家役民不窮其力井田之制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百里者孟子曰方里而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丘為甸甸與成其實一也鄭解成為甸表裏之意共出兵車一乘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里以治洫故注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傍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不稅論語注井十為區區十為成

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
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
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二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楯備具謂之
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
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少康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成方十里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
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

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家不盡行故一車士卒惟七十五少康言衆一旅蓋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司馬法乃言興賦之數據前項民數一井八家可任使者二十人今六十四井為五百十有二家其堪役通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於司馬之法者纔七十有五人蓋四百七十家而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司馬法又有炊家子廩巷衣裝樵汲二十五人當出外又法晦百為夫至徒二千人此言徵調之數據前項兵籍四

邑為丘丘十六井今云十井為通促零就整以十起數
耳田制八家為井起算兵制以十人為什起算各從其
宜非有損益也比閭亦以整數四丘為甸凡六十四井
其籍七十有五人今十通為成加前一丘三十六井之
地為百井八百家是謂二百八十八家其兵亦當添一
甲有零只調三十人蓋四分常兵之數而徵發其一故
八百家只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也積數凡百井
八百家得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十分

二千之一有奇為四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強止
發三十人耳百里千里皆然車馬亦然自丘備一乘乘
四馬但賦一馬積四丘為甸凡四甸方賦一乘故促十
六井為一通出一馬後加百井為一成出一車亦無增
減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七十人徒二十人
蓋調特差擇宜為士者居多也

雲麓漫抄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雲麓漫抄卷十

宋 趙彥衛 撰

能改齋漫錄記問亦博矣第一卷書佛法乃引列子庖
太宰答問之語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謂佛法原天
地之始夫列禦寇之書與莊子皆宗老氏多寓言列子
多非舊文前賢固言矣老氏之徒所云西方謂西王母
之類故周穆王西遊非佛之西方也佛之法入中國明

注之史豈有為儒而信非聖之書反誣先哲耶今佛之書見在觀其入山脩道蘆芽穿肘降魔驅鬼屬意空寂有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與堯舜民無能名借使其法果與天地並原則人類滅已久矣只此一事便見所學又言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詩云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為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為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又載曾郎中獻秦十絕

裴度只今稱聖相之句解云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
相曰度蓋取晏子春秋仲尼魯之聖相也意以禁生日
詩為非聖相為可稱其它詆訾前賢為不少又如詩人
得句偶有相犯即以為蹈襲及恃記博妄有穿鑿不暇
一一論夷考其人姓吳名曾字虎臣撫州臨川人秦益
公當軸時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救局改右承奉郎
主奉常簿為玉牒檢討官秦堯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
稱不樂京局且不能委曲時好恐以罪去以此惑後人

蓋癸酉歲正是秦興大獄追治賢士大夫時則必有以取媚致身清要宜乎取聖相而以禁生日為非釋氏之教與天地並原也

今三衙有殿帥馬帥步帥馬帥俗呼馬軍杜詩洗盥開嘗對馬軍唐已有此語

陶穀使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為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

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士即無口耳王林詞窘罵之幾辱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界上朝廷一時為之降黜後以其罵虜進用至中書侍郎

杜少陵故衛將軍挽詞有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修可注云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師曰古詩云桃花亂落如紅雨赤雨言落葉也

此章言將軍善舞劍及彎弧故曰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則赤羽謂箭言弦不虛發必得獸可以供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糜墨大小二枚蕭子良答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不知隃糜石

墨果何物為之近世貴松烟取烟之遠者為妙故江南李氏時有墨務官李廷珪等墨覓存東坡時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遺坡謝以詩有云書牕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蓋是掃燈烟為之邇來墨工以水槽盛水中列簷椀然以桐油上復覆以一椀專人掃煤和以牛膠揉成之其法甚快便謂之油煙或訝其太堅少以松節或漆油同取煤尤佳

唐房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

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椽栊王元之竹樓記善其餘意予嘗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平破開法其節編之又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窗戶與瓦屋無異西人又有版屋詩云在其版屋各從其土俗云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人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鑿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及此

陸羽別天下水味各立名品有石刻行於世列子孔子

曰淄澠之合易牙能辨之易牙齊威公大夫淄澠二水
易牙知其味威公不信數試皆驗陸羽豈得其遺意乎
古之祭墓與後世不同隨州有隨侯冢山形如飛鳳冢
在其背於對山下築臺號為祭墓臺至今人呼為隨侯
祭墓臺

汝陰王明清字仲言有揮塵錄云塵史亦其從祖王彥
輔所撰則二書皆出一家彥輔多國史中事揮塵錄載
張耆既貴嘗欲置酒邀禁從上許之既晝集羅幃翠幕

稠疊繞圍繼以燭列屋蛾眉豪侈不可狀每數楮各少
歇如是者三數暨至徹席出戶則云已再晝夜矣恐未
必然蓋侍從官有朝殿每一次入局治事况人一夕不
寢必困倦豈有兩晝夜而不覺朝廷為之廢務殆幾於
爛柯之說矣所以孟子有盡信書之歎

今之民間所納夏秋二稅蓋唐大中間取一年諸色科
斂最重者定為二稅則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
三年七月十三日勅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

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伍之足陌
一任造麴酒貨賣則是再增酒麴錢矣又置坊戶以三
年為界界滿必增錢實封投狀百日限滿拆封給價高
人上戶增價攘奪洎其久也課高易辦又創萬戶酒之
說將一坊酒額盡均苗頭上舊坊戶既有醞具上戶亦
有力造酒酤賣五等下戶白令出錢數且零細家至戶
到貽害良農目今浙東湖北皆有斯弊悉緣達官慕愛
民之虛名忘久遠之利病為無窮之害予向在漢東偶

有為此舉力爭得免故書以告來者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宮漢武阿嬌金屋晉尤甚
阿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為阿武婆婦人無名
第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阿王阿張蓋
是承襲之舊云

王迴字子高族弟子立為蘇黃門壻故兄弟皆從二蘇
遊子高後受學於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為作傳
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復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迴後

改名蘧字子開宅在江陰予曩居江陰常見其行狀者
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喪東坡兄弟往來簡帖
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察以母宗女恩得右職常為
鎮江都統司機宜聞其所得帖於都統司又有謝賜御
書詩繡裳畫衮雲垂地者并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
珍如此機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儂取去為光堯壽
今在天上矣

洞庭有山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產柑橘香味

勝絕韋蘇州吳融王維蘇子美詩序皆指山為言楚之
洞庭乃太湖連亘數州邊湖亦產甘橘襄陽記李叔平救
子曰龍陽洲有千頭木奴龍陽洲在洞庭側傍張華云
橘在湖水側劉瑾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甘賦傾子節
兮湖之區皆言湖邊初不指湖為言今湖南多云鼎甘
亦此義洞庭名同其別如此

秦太師十客施全刺客郭知運逐客吳益嬌客朱希真
上客曹詠食客曹冠門客康伯可狎客

闕

莊客

闕

詞客湯鵬舉惡容施殿前司軍校不憤議和以斬馬刀
鬻於街傍俟秦輿過害之賴直傘兵執住伏誅郭臨安
人登科以少俊選為孫壻秦每夕必留三杯郭多出久
至中夜或他宿留門以俟秦嘗以佩刀分遺子壻一日
宴集皆佩之而郭已遣人矣秦大怒適會其夜出令門
者無納遂罷親吳常之宜興人門蔭為人純謹遂令繼
郭改秩為臨安倅驟得次對秦薨以無實歷不得親民
蔭補不行後得一子官晚還其致仕遺表恩朱希真洛

人以遺逸召既致仕復出多記中原事秦喜之秦薨復歸嘉禾曹詠戚里與其子熹為姻家頗有才用事為戶部侍郎後安置新州曹嫠之東陽人登甲科為秦門客不一歲躡進奉常簿中書檢正秦既敗追其科甲復還上舍後再登第難於入差遣有為之地者得僉幕荆門軍康伯可捷於歌詩及應用文為教坊應制秦每燕集必使為樂語詞曲湯金壇人本亦出秦門既薨攻之不遺餘力餘二人則忘之矣

翟公撰祭儀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其意出於洞微志返魂香事是捨三代聖人之說取不根之言可乎

書序云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今觀史記載釐降二女於媯嬭嬪於虞帝曰欽哉即接慎微五典此乃伏生本文蓋二典堯舜事相連虞朝方成書故曰虞書則知今舜典孔安國所分無疑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

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皆依效
堯典文為之詳味其文與堯典不類安國雖分為二典
卒不行於世隋始得於航頭遂與堯典並行史記多載
尚書語不為無補也經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古文簡奧學者當於聖人分上體貼
方見得舜蓋舜有頑嚚之父母傲慢之弟而能盡孝曲
意承順內則得其歡心外則使無犯於鄉曲盛德日著
堯聞之妻以二女即後世尚主之意堯非不能名舜而

留於帝室以舜有父母故又以二女嬪之家齊身正舉而加之上位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此語得之豈復有浚井捐廩就時受杖等事此皆是將小夫賤隸事體貼聖人孟子又復書之何耶使其嫂果治棲所謂百官堯遣以隨王者主為強暴攘略百官烏得不以上聞而堯亦豈能但已也可發一笑史記多改尚書本文人疑之蓋時未有訓詁曉者少故易從漢言耳自安國變隸古後人不復見古文時

於史記見之

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謂工在壓字上殊不知乃吳人方言耳至今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青甃器皆云出自李王號祕色又曰出錢王今處之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沉瀼共嵇中散鬪傳杯則知始於江南與錢王皆非也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

醫書論人脉有寸關尺三部手掌後高骨下為寸寸下
為關關下為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脉指盡處得寸為寸
則自切尺脉指盡處上至中指尖豈非尺乎古人以身
為度故寓於脉以言之今醫家但屈中指以兩紋盡處
為寸或側手論夫長短雖不相遠至問寸尺何以名脉
則不能答

楚世為強國以齊威公之霸與之為敵謂之齊楚晉文
公之霸亦與之為敵謂之晉楚秦雄曰秦楚吳強曰吳

楚自三代以來有國歷年可謂久矣其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在唐汝之間則是鄧唐汝皆其北境鍾離居巢為東界及滅越至以徐沂為東疆地亦可謂廣矣初熊繹都丹陽即今枝江康為勾亶王今江陵紅為鄂王今武昌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文王熊訾始都郢今之郢州古號鄂郢昭王畏吳去郢北徙郡東西蓋屢遷矣

孟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蓋朱與紫相亂久矣仁宗晚年

京師染紫變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謂之油紫後人指為英宗紹統之讖已見王氏書自後只以重色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與朱大不相類淳熙中北方染紫極鮮明中國亦效之目為北紫蓋不先染青而以緋為脚用紫草極少其實復古之紫色而誠可奪朱按周禮義疏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熾之即以炊不湯淋所炊丹秫取其汁又爾雅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纁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是更

以纁入赤汁則為朱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纁入赤汁則為朱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為緌是五入為緌也若更以此緌入黑汁則為玄是六入為玄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七八為緇矣則知古之朱赤汁染之紫與朱實相去不多今之淺紫其近之矣

文士輕薄不顧道有甚害義者孔平仲雜說載陳侗陳汝羲同在禮院為博士職掌宗室輓祭每一次得絹五十匹見一老宗室在朝路指視曰此輓材也我嘗得之

二人相爭它日見有聯騎造朝者則又曰此皆輟材也
我當得之豈有活人遽欲得財而願其死仁人固如是
乎

平宗籍凡袒免親以上賜名受官有親兄弟名士揭士
芝士崑士綏者乃寯不典之言於其間又有矢之綏之
亦此義也其它令誅令鯨等不可槩舉後又取怪僻字
但欲為戲笑至於撰字行尤當致思使與國姓無妨如
不字連國姓固不美矣故皆以惡字綴之不衰等是也

然不亦訓甚詩曰不顯文王言甚顯文王則不衰
為甚衰得乎高宗行實為不字而孝宗從別派入
近又撰與字若字必字亦非可連國姓人無言者
不獨此耳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不遜
如此

林高閩人擢第終屯田郎中子槩亦擢第為集賢校理
入儒學傳終於京師妻黃氏携其孤扶護將歸葬閩道

出姑蘇時將公侍郎堂知姑蘇二子長子希次子旦方
年十二三贅丈上謁將大奇之留姑蘇給以戴城橋官
屋後號孺學坊為葬二櫬於寶華山將公遣其子與二
林讀希字子言後為樞密旦亦為從官將之子即之奇
字頴叔亦為樞密子言昆弟六人希旦紹顏並登科遂
為姑蘇人

本朝自收諸鎮之權令朝臣知其州事提刑轉運以糾
察之而兵實無總之者紹聖二年置帥府兼兵馬鈐轄

大觀二年又帶馬步軍都總管宣和元年改鈐轄為安撫使雖帶此職而公襲實不復可否事靖康召兵卒無應者紹興以後其權漸重四川尚帶鈐轄乾道間嘗差總管至與師臣爭坐位蓋法制不一也又如都督府太宗朝降制罷之今人不曉見唐時有此號妄寫某州大都督府尤見不知故事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略料字平聲解云量也乃是量度每月合支糧食之處作側聲呼非是蓋俚俗以馬食為

馬料誤矣

名年始於漢武往往皆寓美意或記一時盛事唐德宗時思繼先烈曰貞元蓋欲法貞觀開元也本朝改隆興取建隆紹興之義或云趙稔曾用之改乾道又改純熙詩曰時純熙矣有言純旁作屯不可用復改淳熙取淳化雍熙紹熙則法紹興淳熙慶元法慶厯元祐開禧則取開寶天禧矣

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校官碑或疑其為校官字按范

睦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
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
御塏箎和之以樂嘉賓則東漢鄉縣有校官矣

國朝進士累舉不第者限年許赴特奏名號為恩科在
漢初平三年九月甲午試諸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
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令耆儒年踰六十去離
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
野永絕榮望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即今之恩科

也詳此又知唐制大凡補官為大理評事著作佐郎郎中之類當時以為官稱不理事別有兼守判知之官則知漢補郎中太子舍人亦不領事以此為官名耳不然郎中舍人何其冗也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祕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

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白雲一也而有數義郊子以秋官為白雲類要云白雲
司職人命是懸皆言官名也陶弘景詩山中何所有隴
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狀景也狄人傑見
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人以為思親事梁瑄不歸弟
璟每見東南白雲即立望慘然久之復以為思凡事白
樂天詩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蓋指秋雲言也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

零罕开為之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於郡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开等羌亦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豫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又曰明主可為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為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

留以遺羌耶學者不以時月考之每語屯田必為稱首
可笑

東晉時有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以吳混為之公襲
至唐有檢校官自三公三師左右僕射至水部郎十三
階國朝因之官制行並省中興用武節度一轉即入開
府儀同三司再轉為少保以太速故又取未改官制檢
校官置三公三少檢校官檢校即檢點之義未與正官
且令檢點其事故杜子美有園官檢校之語唐以前常

言耳自為官稱人不復云

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當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律文言黃幼丁實取此

見孫仲益尚書說東都祕閣建隆遺事載藝祖囑趙韓
王事在前三二年寢疾時明日著灸乃省因賜器幣非
是臨上仙時或移向後非元本又說實錄後來重修竄
改失本意者多祥符間禁沈義倫本自後沈本難得今
亦時見之可以參照

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
之社亡鼎淪入於泗水秦始皇滅周齋七日使萬人沒
水求之不獲宋今南京洙泗今兗州遠矣蓋周人設詞

以拒人之說正如楚子問鼎而答以九九八十一萬人
可挽何涂而至之齊之事同秦不悟而力欲得之妄矣
唐八司馬昏天下奇材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蓋
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特計出下下反為所勝
被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
詆之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
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伸矣

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上部誌文云

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
與唐異矣又諸道判官資歷未至第曰簽書某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今亦反之

紹興初陝西五路惟熙河曲端將兵二十萬時鄜延路
安撫使王公庶忽承曲命來議事王委政路分兵官卜

闕自將數十人到鄜延留月餘不得見有將官譚即譚元猷

尊人年少氣銳與衆言曰安撫過熙河不還我將迎之卜
執不可譚自以二千騎行密得王帥所寓之地徑至其

前王甚驚譚語其故且恐有它意王悟遂上馬徑回曲
聞之亦不追王公歸而憾之未幾召為樞密遂治曲反
狀下獄以火逼殺之

元猷
弟說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
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
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人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
餘不見是年十二月逆亮死於淮南方悟黑人為亮云
史記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

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嘗編周孔訓子事為圖目曰周孔家訓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受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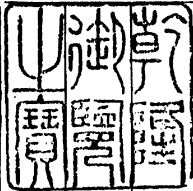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一人

子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它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
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今人多言故實史記魯世家作固實徐廣注一作故

藝祖御筆用南人為相殺諫官非吾子孫石刻在東京
內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然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古亦
有此語其後王荆公首變法呂惠卿實為講主章子厚

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言可謂如日矣渡江後士大夫不復言僅見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漢高祖謂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聖人高見遠識固不可以小智測度也



雲麓漫抄卷十